

## 天鹄

副刊

非虚构  
龙江故事

## 我的吃西餐小史

□杨藻

说来惭愧，我虽然一直生长工作在哈尔滨，可是第一次吃西餐还是二十多岁的时候，而第一次的西餐经历并不美妙。记忆退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参加工作已经有几年了，也刚刚结了婚，虽然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社交活动较之学生时代似乎也丰富了，但自觉仍是井底之蛙，缺少见识。因为万卷书虽未达标，但还是读过几本；至于万里路嘛，就差得太多了。

一个冬日，一位在北京工作几年的老同学回哈探亲，另一位老同学给她接风洗尘，也邀我一起参加，地点就选在了中央大街上著名的华梅西餐厅，而我的新家就在附近。如今的中央大街上，西餐厅比比皆是，而那时的华梅与马迭尔西餐厅绝对是花开两朵，各领风骚。虽然经常路过这家西餐厅，也早就听说过它的名字，可我一直觉得西餐很贵，自己囊中羞涩消费不起这洋餐。

第一次走进华梅西餐厅，乍一看，大厅里白壁金边，颇有点欧式的奢华。一楼面积不小，一桌挨着一桌，人也不少。我们落座后，年纪很大的服务员并不热情地递过菜单就离开了。请客的男同学很绅士，解释说国营单位都这样，店大欺客也正常，便让我们两位女生点菜。我那时不懂西餐，自然不敢贸然乱点，就礼节性地点了苏泊汤。因为我们在学的都是俄语，知道苏泊汤的含义。而回到家乡的老同学则非常熟练地点了几道菜。男同学招呼服务员，叫了好半天才走过来一位服务员给我们下了单。等菜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回忆上学时光，也问问各自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具体怎样，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非常清晰地记得女同学问起我的工资，我那时月薪不到千元，便如实作答。女同学露出夸张的表情说：“大学老师才赚这么点钱呀？要是两千块还差不多！”我一直对钱没什么概念，后来仔细琢磨她的话，想来人家的工资一定要比我多得多，而她是没有考上大学的呀。我再强调一下，彼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似乎等了很久很久，菜终于上齐了。我看他们熟练地使用刀叉，也学他们的模样吃起来。切牛排的时候，发现那餐盘已经脱漆掉瓷儿，刀也钝得很，好不容易切下一块，却看见有血丝而犹豫到底要不要入口……第一次吃西餐，感觉自己像极了刘姥姥进大观园，不同的是，刘姥姥体验到的是新奇与快乐，而我收获的却是说不清的惆怅……

那以后，吃西餐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而第一次让我感受到吃西餐的浪漫与美好的就是波特曼西餐厅了。那时候，餐厅刚刚开业不久。他们的服务生集体租住在我家楼下的单元。我几乎每天都能在上班时或午休时段看到穿着俄罗斯风格工装的俊男靓女们出出进进。那时，餐厅里雇佣男服务生也还是新鲜事儿。怀着几分好奇，我光顾了这家漂亮的西餐厅。果然不负期待，那次就餐，我品尝到了美味的正宗俄餐，冷菜，热菜，红汤，红酒都一品过，几乎盘盘美味，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罐焖羊肉，那满口的香浓至今难忘！还有他们烤制的各式欧包，是我家餐桌上经常出现的美食。更不用说他们五星级的服务和精彩的演出了！后来，只要请朋友吃西餐或有外地的好朋友来哈尔滨，我一定会选

择波特曼，那音乐环绕的就餐环境也总会让我们倍加愉悦，更给外地朋友留下难忘的哈尔滨美食文化印象。

再路过那些老字号西餐厅的时候，虽然总是看到排得长长的队伍在买塞克或冰棍儿，但我的心里还是暗暗做着比较：比味道，比价格，比环境，比服务……这越比就越发挑剔起来。

华梅的对面就是马迭尔宾馆，里面的西餐也久负盛名。忘了是哪年去吃过一次，没留下什么印象。这以后，在马迭尔，我也只是吃个冰棍儿，喝杯酸奶，买几个面包而已。

后来，也吃过颇具规模的欧罗巴西餐厅，它是哈尔滨较大的俄式西餐厅之一，气势宏伟，建筑风格华贵，充满浓郁的欧洲风情。二楼的十多个包房富丽堂皇，风格迥异。在那里用餐，虽味美菜全，性价比尚可，但总让人恍惚觉得自己好似身处欧洲殿堂。这种不真实感，在空旷狭长的过道映衬下，让你很难找到就餐的熨帖感。于是，也很少再去了。

我在中央大街附近居住的历史结束于女儿上初中的那一年——2011年。为了孩子上学方便，我们搬离了那里，再吃西餐就不那么顺路了。但是一段时间不吃上一顿，似乎总缺少了什么。于是，我会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刻意去寻找那些可口相的好西餐厅。路过斯大林公园，必在江畔餐厅驻留，品犹太肉，尝俄式油炸包，啜饮几口鲜酿小米布扎，临江远望，好不惬意；漫步在中央大街，在头道街的街口处，有个墙上爬满了地锦的小屋童话般神秘，吸引你不得不走进它——露西亚咖啡西餐厅。它门口牌子上刻有“美国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好的五十家餐厅”的字样。坐在这里边饮咖啡边感受一个叫尼娜的俄罗斯女人留下的古旧家具、相机、钟表、照片等老物件背后的故事……还有风靡一时的佐度王子扒房，它的套餐丰富有品位，性价比超高。我尤爱他家的牛排和甜品“冷冻覆盆子气球”。还有位于伏尔加庄园里的金环西餐厅，这个大花园里的西餐厅是透空两层，有以俄罗斯古镇风格为蓝本的风格各异的包房和赏心悦目的彩绘大厅，可同时容纳300多人用餐，据说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最具特色的俄式西餐厅。这里有精美的餐具和漂亮的彩绘墙体。每一次走出伏尔加庄园，金环西餐厅的味道都会让我魂牵梦萦，再次回眸……

哈尔滨人爱吃西餐，代表了西餐在这座城市的大众化，而哈尔滨西餐真正的底蕴，则来自120年西餐文化历史。二十世纪初大批俄国贵族来哈，西餐馆遍地开花。1937年，全市西餐馆有260多家，仅中央大街两侧的西餐馆就有37家。在国内其它城市吃过价格不菲的西餐后，再来哈尔滨随便找个西餐厅吃上一顿，你一定会找到不出国门就能品味到物美价廉的正宗西餐的幸福与美好。不提什么大餐，只是摆出俄式大面包、红肠、酸黄瓜、草莓酱这些普普通通的西餐食品，你也会看到，在西餐文化长久的渗透中，冰城人的日常饮食已与西餐水乳交融了。他们跟我一样，再不用担心口袋里的钱撑不起一顿浪漫的西餐。因为，在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与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西餐已经和酸菜、烧鸡、大炖菜一样潜移默化地进入寻常百姓家……

## 丁香花开的季节

□王春娟



《姹紫嫣红浴春风》  
工笔画 120×60cm  
杜宝印

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五月，正是春风满面、春意盎然、春光明媚的季节。寒意料峭的哈尔滨，几番春雨后，在泛绿的草地里，春的意蕴很浓了，绿色的活力从泥土下面顽强地泛出来。杨柳的枝条也变得柔和起来，在春风中荡来荡去，展示饱满的叶蕾，展现迷人的姿态。

经过一场春雨，地面绿意慢慢地明朗起来，城市里的建筑物也变得洁净起来了，大自然用它特有的方式来洗涤冬日的污垢，尤其在楼前、楼后、江边、路旁、公园等地方，休眠一个冬天的干枯树木冒出了星星点点的淡紫、粉红、鹅黄、嫩青、浅翠与新绿，每天都有变化，顽强地表现春的意义。然后用春风的笔调，精心描绘着各自不同的色彩。于是，春色伴着春雨从遥远的南方弥漫而来，就像一群燕子，吱吱喳喳忙着装点城市的美丽。

春暖花开只是一个季节的过程，亦是生命精彩表现的过程。随着一个又一个暖暖的春阳，一阵又一阵轻柔的春风，一场又一场甜甜的春雨，绿色一层接一层地萌发。城市的绿化带呈现细碎而柔嫩的翠绿，茸茸密密的树木绿了，蓄满了人们新的希望。

群力的丁园公园是观赏丁香花的绝佳景点。与朋友漫步于此，聊起往事，两人眉目相对，会心一笑。

踏进公园大门，我们就被远处的音乐所吸引，循着声音望去，只见一群大妈正跳着广场舞，她们踏着音乐节拍，扭动着腰肢，翩翩起舞。音响传出音乐节奏，让春意愈加浓郁，场面既热烈又喧闹。

很快到了公园内，这里的丁香树花朵繁茂，色彩艳丽，香气浓郁。这时，照相的人太多，显得十分拥挤，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照出好照片，我想，还不如等一会儿人少时再来照。

前面的丁香花仙子雕塑，是一处精美的彩雕，很多网红把那里当成了打卡地，有搞直播的，有拍照的，熙熙攘攘的十分热闹。一位帅气的小伙正在用手机摄影，站在丁香花仙子雕塑前的女孩儿脸颊憔悴，面露微笑，她捧着一束礼品丁香花，按照小伙的吩咐，摆成各种姿势拍照，有的人挤上前也想拍照，并发出牢骚说：“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拍完？”小伙解释说：“对不起！我的女友是个好姑娘，为了研究丁香树，她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现在她得了不治之症，她只有一个愿望，我想尽量满足她的要求，让她走得没有遗憾！希望你们能理解，行吗？”

大家被他的诚意感动了，纷纷说：“好的！你先拍照吧。”他拍完后便搀扶女孩儿走了。我往远处望去，阳光顺着丁香花间的缝隙照射下来，形成了一个个亮丽的光斑，照射在那对恋人身上，冲击着我的视觉……

我走近，仔细观看丁香树，各品种的丁香花儿真的太美了！有的花朵像展翅欲飞的燕子，有的像盛开的百合，有的像凌空翻飞的蝴蝶，有的则如娇荷……真是姹紫嫣红。

当我们再转回丁香花仙子雕塑，远远望去，那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走近一看，在最繁茂的丁香花的上方，门廊上拉着一幅鲜红的横幅，上书“欢度丁香节·祝福丁香姑娘新婚之喜”几个金色大字，两旁各有一条楹联，上联是“花木喜结连理同心永驻”，下联是“丁香园里见证美丽爱情”。

我才发现，刚才拍摄的姑娘叫丁香，现在仔细看看，这位姑娘长得漂亮，举手投足，优雅得体。旁边站的正是给她拍照的小伙子。这时，小伙子面向丁香花仙子雕塑鞠了一躬，发誓说：“丁香仙子，请您见证我和丁香的纯洁爱情，我会爱丁香到永远！”姑娘由于兴奋，苍白的脸上显出些微的红晕，幸福感流露在眉宇之间。摄影师从各个角度为她们拍下许多精彩瞬间，记录下她们的幸福时刻。小伙子看见姑娘满意的神情，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照完相，工人们迅速把横幅和条幅摘下来，折叠好，装入塑料袋，交给小伙子。小伙子谢过摄影师，扶起姑娘朝公园外走去。

丁香园里的五月天，丁香花儿压在枝头。即便戴着口罩路过，也隔不住沁人芬芳。所以，每当人们回想起游历丁香公园的这段经历，都不会忘记丁香花开给哈尔滨带来的繁荣，也掩不住那一抹豪情吧。

穿越过岁月洗礼的丁香，是哈尔滨的情吧，更是哈尔滨的一种品质。独具魅力的花儿虽然只有短短几天的花期，却在春夏之交之际，陪伴我度过从丁香树开花到枝头被雪的每一刻，也记住花冠最美丽的刹那。此间，丁香树枝轻轻舞动，体态婀娜，树叶沙沙作响，好似风铃在摇动，具有城市品格的市花，让纷纷攘攘的城市变得安宁、美丽而愈加可爱了……

## 向往森林

□吴宝三

向往森林

回望兴安岭的白桦树  
一个久别故乡的儿子  
思念远方的慈母  
梦中，  
听见你的轻声呼唤  
醒来，  
泪水山溪般涌出

那一年出山离开你身边  
你用衣襟编成小船  
将我摆渡  
记不清接到多少家书  
读不尽你那深情嘱咐  
洁白洁白的信封  
点缀着斑斓  
哦，那是你滴下的  
思念儿子的颗颗泪珠

童年呵，你用乳汁  
把我和我的同伴喂养  
也曾用乳汁  
把深山迷路人的饥渴解除  
想起你身上的条条刀痕  
我懂得了你为谁含辛茹苦

一场熊熊大火  
烧光了山林的繁茂  
唯有你没有沉沦不甘屈服  
第一个在废墟上站起来  
织出树冠的绿网  
打捞出森林的希望  
滤走荒芜  
于是，红松的子孙代代繁衍  
有谁能相信  
你拯救出一个兴旺的家族  
当松涛林浪响起欢乐的歌  
你却倒下了  
化做青山忠骨

白桦树  
我可敬的年轻慈母  
怎能说你是纤弱女子  
你是强者  
且有大将风度

游走在哈尔滨街头，随处可见拜占庭风格的“洋葱头”和“帐篷顶”，这些俄罗斯建筑风格群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哈尔滨这座城市是一个有着鲜明异国血统的文化混血儿。所以，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认岁月与时间在这座城市所留下的异域文明烙印。其中，西餐文化就是异域文化留给哈尔滨的“舌尖上的记忆”。

## 如何帮小草们迎春？

□北塔

三月初，我回苏州参加诗会。当我所乘坐的高铁进入山东境内时，前辈诗评家徐敬亚给我发来了两张照片，一张白雪皑皑，另一张绿草萋萋，附言说：“我已到你老家。”他也是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去的苏州，比我早几个小时。收到这些图文信息时，我的车窗外正是一片白茫茫。当时北方下了一场范围很广的大雪。三天后，诗会结束，我赶回北京。路上给这位前辈也发了两张照片，一张绿草萋萋，另一张白雪皑皑。原来，头两天，北方旧雪未消，又下了一场新雪，显得更加银装素裹。

气候变暖后，三月的江南已经花开四处，绿满八荒。但北方的植被依然一片萧条、枯索。

虽然北国之春尚未有迹象，但我急于迎接她的到来。我甚至想提前进行春耕作业。我赶到京东乡下的家里，准备种菜。我去大集上买菜苗，卖菜籽的大哥憨厚真诚，说他家的菜苗刚刚发芽，还得等十来天才能拿出来卖，现在土地还没从冬天的封冻里缓过劲来，籽或苗到了地里，可不好伺候呢。我得知自己种菜的主、客观条件都不行，于是作罢。

回到家里，看看那七片苗条的菜畦，用锄头一拍，确实硬邦邦的，还不是适合植物生长的温柔乡。

再看草坪。上面堆满了去年留下来的枯枝败叶和野草残梗。由于院门外是一片树林，而且都是高大的白杨树，深秋之后，尤其是入冬之后，树叶枯败零落，满地萧瑟。大部分树叶被吹到树的脚下，也有不少被吹到了我的院子里，满地都是。

我扫过好几次，平地上的、平台上的、小径上的落叶都被我扫除了，但草坪上的几乎全都留着。

我对落叶有一点点怜惜甚至怜爱。它们跟落花一样，首先都是自然的生命，然后又被秋风以宿命一般的方式摧残，从枝头坠落到地上，已经非常可怜，我哪忍心再用扫帚去把它们全都扫出门外？于是，我决定，只要是不影响人走路的落叶，哪怕它们并不好看——干枯、枯黄甚至呈黑褐色，我都保留。有人说，它们不仅没用而且还有害，说它们身上可能有细菌乃至病菌，会让接触它们的草木染病。我不以为然，如果说它们身上有病菌，那本来一直匍匐在地上的生物所携带的细菌多得多。我认为它们不仅无害，而且还有益。比如，它们刚落下时，是黄色的甚至是金黄色的，让我悦目赏心。再如，它们像薄而轻的被子一样盖在小草的身上，保护着小草们度过冷酷的寒冬。再如，哪怕它们腐烂了，也是有机肥，可以让草根提供营养。于是，它们在草坪上安然待了整整一个冬天。

我在冬天怜爱落叶，但到了春天，却对它们不满起来甚至有点厌恶情绪。

我弯腰翻开几片落叶，发现下面的小草已经发出细弱的绿芽。我猛然觉得，这些绿芽之所以如此纤细，可能是因为庞大的甚至是沉重的落叶跟枯枝一起盖着它们、压着它们，让它们吹不到温暖的春风，晒不到温暖的暖阳，哪怕贵如油的春雨下几滴，也要被落叶克扣——先喝掉一大部分，才会有少许漏到它们的身上。枯枝败叶成了新生命的压迫者、加害者，阻碍新生命的成长，于是，我决定锄强扶弱。

我用铁耙子把枯枝败叶从草丛上耙出来，在边上拢成一堆又一堆，然后，把它们拉到院门外，将它们重

新送入那片白杨林，去给它们的母体输送营养。

我边干，边在心里对小草的嫩芽念念有词：“我帮你们搬掉了压在你们身上的叶子大山，你们可以放心大胆、自由自在地成长了。可不要辜负我啊，过几天我再来看你们时，我希望你们已经初露头角，给我一个碧绿的惊喜。”

两片对称的草坪并不大，我干得比较细或者说比较慢，所以劳作了小半天，倒是不累。本来，那天早上，我起床时发现自己有点感冒，咳嗽、打喷嚏、流鼻涕，但当我想到我是在给弱小生命撑腰、除暴时，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浑身有劲。

当我把最后一片落叶扫出大门，我发现自己中招了——春天的招。我的鼻子眼睛开始发痒。根据过去的经验，我知道，我刚才用耙子和扫帚搅动了春天，无数弥漫在地面上、空气中的生物和非生物都活跃起来，甚至报复性地冲入我的鼻孔，我的瞳孔，对于免疫力已经下降的我来说，很快造成过敏性炎症。

我马上去卫生间用温水把整个脑袋冲洗了数遍，用了鼻喷剂，滴了眼药水，然后出门去参加下午的活动——那天正好是三八妇女节。还好，我的炎症没有发作，没有用眼泪鼻涕让女神们在她们的节日扫兴。

我跟大家说，我刚刚为大自然的新生命扫除了枯枝败叶，让小草们顺利、轻轻松松地迎接春天的到来；我又说，我们更应该清除自己心灵上的枯枝败叶，为新观念新灵感的莅临腾出足够的空间。她们对我的义举和说法纷纷表示赞赏，仿佛我是帮她们的孩子扫清了成长路上的障碍，也给她们的新生提供了良善的建议。



请关注龙江头条新闻APP  
文旅频道 妙赏龙江